

馮明珠

「嘉慶君遊臺灣」是臺灣中南部地區流傳很廣的一則古老傳說，這則傳說寫成文本後被藝文影視界不斷反覆發展傳唱，特別是編成電視連續劇開播後，更成為市井小民家喻戶曉的鄉土說唱劇，搬演迄今方興未艾。傳言嘉慶皇帝為太子時曾遊歷臺灣，臺灣中南部許多名勝古蹟因攀附嘉慶君曾經到訪，成為旅遊景點。故宮南部院區座落於嘉義，正是嘉慶君遊臺灣傳說源頭所在。據查考，傳說見諸文字記載始於日本殖民時代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年、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六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易樓為閣〉：「嘉義東南西北四城樓，巍峨高曠，甚壯觀瞻。俗傳乾隆年間，林逆（林爽文）倡亂，嘉慶皇帝為太子時，曾過臺灣巡視，駐蹕嘉義，所以蓋造雄壯為全臺城樓之冠，嘉人呼為太子樓……」報導中有「俗傳」兩字，說明故事早已流傳，然考之於歷史，嘉慶皇帝登基前或即位後均未曾到訪臺灣，為何有此傳說？興起於何時？引起研讀清史筆者的好奇，遂召集同仁探究其成因，並結合人物、歷史與傳說策劃展覽，將院藏嘉慶朝文物送到故宮南院展出，以享臺灣鄉親。





圖2 嘉慶君與王得祿歌曲專輯 黑膠唱片 藍天唱片公司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承豪、陳龍貴、李泰翰，器物處侯怡利，書畫處邱士華與何炎泉及南院處賴玉玲等，組成跨四處的龐大策展團隊，展開研究，從追蹤嘉慶君遊臺灣故事文本源頭、傳說形成與影響，到嘉慶皇帝與臺灣、清仁宗其人、其事、其功績、其藝術創製以及文化事業等，進行探索，並尋找可鋪陳展覽的展件，最後集合本院典藏，搭配借自瀋陽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

歷史詮釋與策展經緯

以歷史人物為主軸策展，涉及如何以他遺留下來的文物詮釋其人。策展人詮釋展覽與史學工作者解釋歷史在態度與精神上是一致的，只有在材料取捨上有所不同；史學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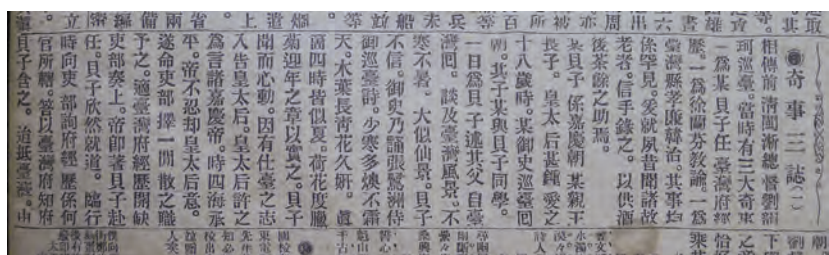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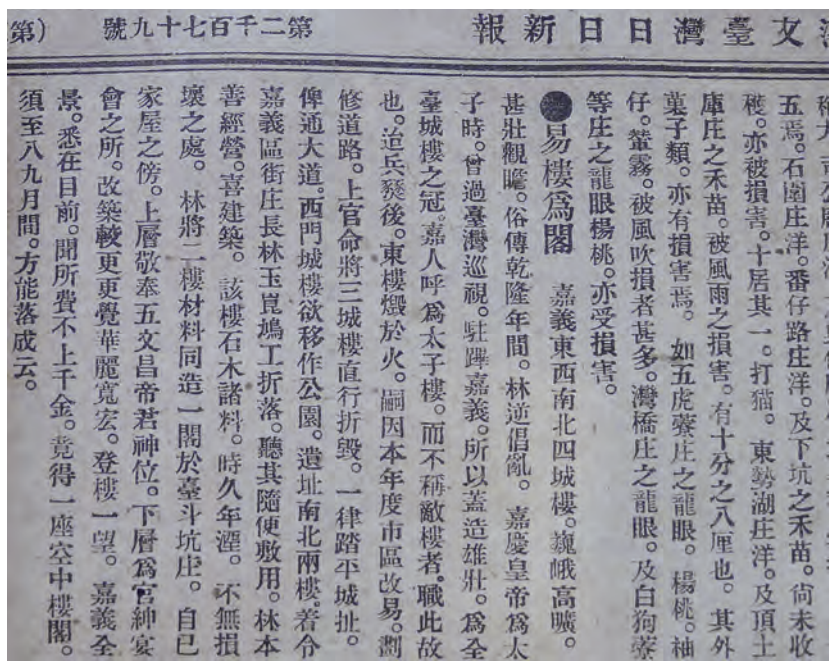


圖1 1905年8月6日、1918年8月24日 臺灣日日新報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宜蘭縣文化局，及林文龍先生與王誠明先生等民間私人收藏，共計一五一組件文物，以「嘉慶皇帝與臺灣」、「嘉慶皇帝其人」、「宮廷收藏與藝術」、「文化事業」與「安內靖亂」等五單元，鋪陳展覽。

展覽鋪陳與詮釋

一、嘉慶皇帝與臺灣

嘉慶君遊臺灣這則民間傳說，在受到故事文本及說唱戲劇影響前內容為何？因未見採訪記錄不詳。傳說見諸文字記載，是在嘉慶皇帝賓天八十五年後才出現，此時臺灣已進入日本殖民時代。一九〇五年因嘉義鐵路工程，日本殖民政府下令拆毀嘉義舊城樓，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於八月六日採訪了這則拆樓改建新聞，寫下了〈易樓為閣〉報導，指出：在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發生時，當時仍是太子的嘉慶皇帝曾過臺灣巡視，駐蹕於嘉義城樓，因此城樓建築雄偉，為全臺之冠，嘉義人稱為太子

灣—清仁宗文物特展」，是為了配合故宮南院開幕，將傳說主人翁遺存下來的文物，送到座落在傳說源頭地的故宮南院展出，策展人相信這主題是能吸引臺灣觀眾的。策展之初，筆者最想探究的是：「嘉慶君遊臺灣」傳說始於何時？是否如雍正皇帝的種種流言，在清世宗即位之初便已流傳，迫使皇帝出版《大義覺迷錄》辯駁。再者，傳說故事中的嘉慶君總是以正面形象登場，他鋤強扶弱，親民愛民，貼近鄉土；他福大命大，遇難總有貴人相助；這與清仁宗的治臺施政有無關係？他與王得祿（一七七〇～一八四一）的君臣關係、他殲滅了大海盜蔡牽（一七六一～一八〇九）、他裁定噶瑪蘭建廳等治臺政績，是否助長了臺灣鄉民對這位君王的愛戴？嘉慶皇帝承襲著康熙乾盛世的藝術成就如何發展當朝特色呢？他的文化事業如何？其人其政又如何？策展人如何以故宮典藏嘉慶朝文物詮釋與鋪陳嘉慶君呢？為了探索傳說究竟與策展，約在兩年以前，筆者即邀集圖書文獻處鄭永昌、許媛婷、周維強、蔡

樓。原是一則結合民間傳說簡單的新聞報導，開始出現衍繹，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日治大正七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又出現〈奇事三誌〉，刊載嘉慶年間某貝子因仰慕臺灣如仙境而來臺做官的故事（圖一）；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日治昭和八年），嘉慶君登臨太子樓的故事，出現在嘉義玉川公學校編印的《鄉土概況》教材內。到了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嘉慶君遊臺灣發展成歷史小說，開始快速傳播，隨後編成傳統戲曲，拍成電影，到了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隨著臺灣中華電視台開播拍成「嘉慶君與王得祿」（圖二）連續劇，這則鄉野傳說成為流行戲劇，人人知曉，深植民心，許多名勝古蹟與嘉慶遊臺傳說緊密攀連，嘉慶皇帝也成為臺灣人情有獨鍾傳奇性人物。事實上嘉慶皇帝無論登基前或即位後均未曾來過臺灣，是否如學者考證是將率軍來臺平定林爽文（一七五六～一七八八）之役的大將軍福康安（一七五三～一七九六）誤傳為太



圖6 《臺灣府噶瑪蘭廳志》 清咸豐2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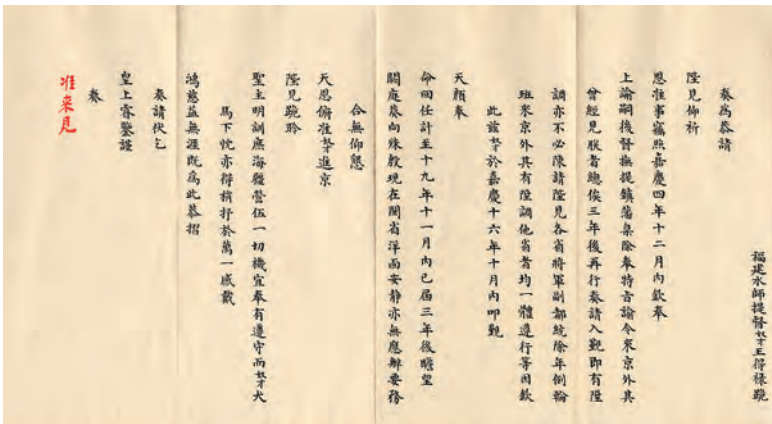


圖4 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奏〈為恭請陛見事〉 嘉慶19年11月15日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八二〇）調浙江提督，道光元年（一八二一）以病乞歸。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復出，率家屬協平臺灣張丙（？）一八三三）亂，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一八三八）晉太子太保。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鴉片戰爭爆發，王得祿仍以年邁身軀駐守澎湖，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卒於軍。

子，這些問題留給有興趣的史學工作者；策展團隊除了為觀眾鋪陳傳說之所以普遍流傳的由來外，更重要的是必須詮釋嘉慶皇帝之所以受到臺灣民眾喜愛的原由。

為了解決此問題，策展團隊探究「嘉慶時期的臺灣」，提出「嘉慶皇帝除關注臺灣吏治與原漢關係外，並拔擢王得祿（一七七〇～一八四二）以消滅海盜蔡牽集團；相應社會發展，諭令設置噶瑪蘭廳，使得臺灣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策展人特別強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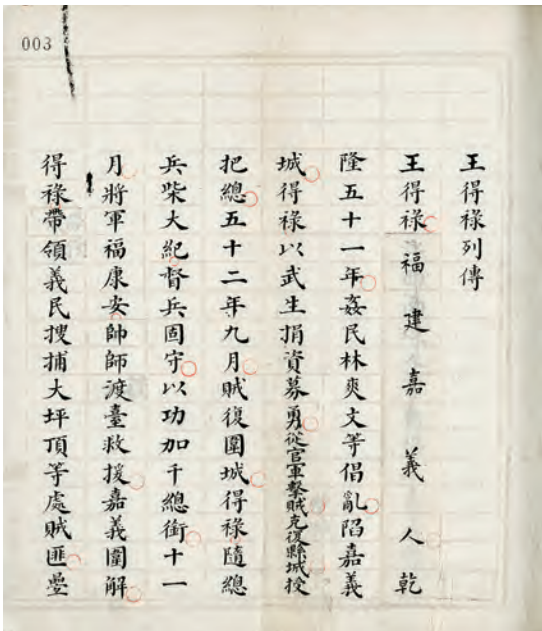


圖5 《王得祿列傳》首頁 清國史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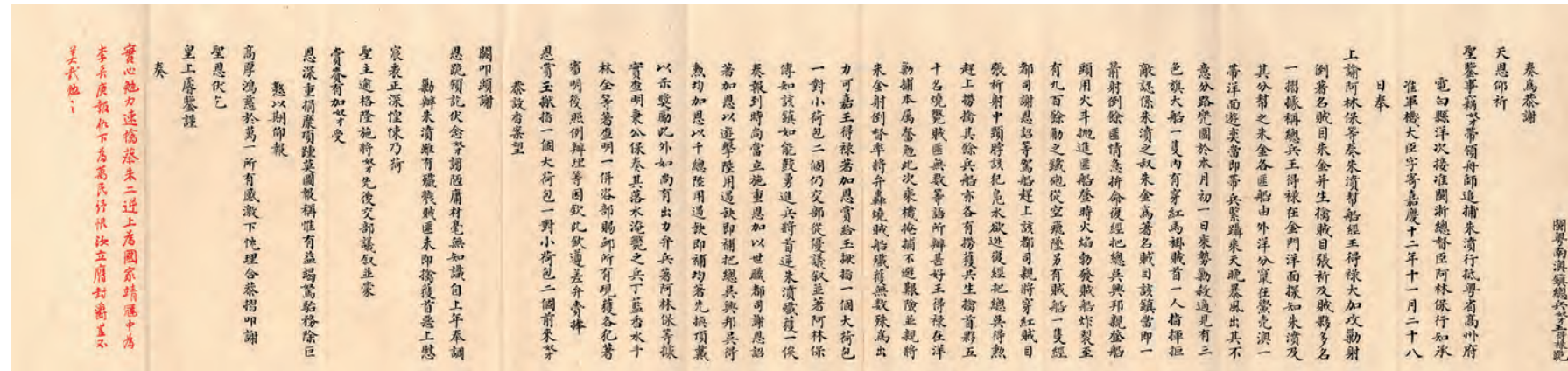


圖3 閩粵南澳鎮總兵王得祿奏〈王得祿謝恩摺〉 嘉慶13年正月25日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旅，一生事績，可謂鞠躬盡瘁，加恩追贈伯爵，晉太子太師銜，諡果毅，功蹟載入國史。（圖五）嘉慶皇帝對王得祿有知遇之恩，王得祿也以一生報效朝廷，締結了一段君臣佳話，無怪乎《嘉慶君遊臺灣》小說文本中，有太子遊府城結識賣藝勇漢王百祿並義結金蘭橋段了。

嘉慶皇帝與王得祿的君臣關係，除展出《王得祿列傳》與〈王得祿蟒袍〉（見本期頁三五）外，特別選展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正月二十五日〈王得祿謝恩摺〉（圖三），談到王得祿以閩粵南澳鎮總兵之職奮勇剿捕海盜情形，摺上嘉慶硃批曰：「實心勉力，速擒蔡朱二逆，上為國家靖冠，中為李長庚報仇，下為萬民紓恨，汝立膺封爵，豈不美哉！勉之。」同年六月初三日王得祿調福建水師提督，與浙江提督邱良功（一七六九～一八一七）成為剿滅蔡牽主力戰將，王得祿等不負嘉慶重付，一年多後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八月二十六日王得祿、邱良功與署閩浙總督張師誠（一七六二～一八三〇）聯名上奏〈為殲除海洋積年首逆蔡牽恭摺馳奏叩賀天喜事〉，嘉慶皇帝也遵守了「立膺封爵」諾言，封二等子爵，賜雙眼花翎，並准於嘉慶十六（一八一）一、十九年（一八一四）兩度進京陛見，說明了君臣情誼。（圖四）王得祿任福建水師提督十載，嘉慶二十五年

在「嘉慶皇帝與臺灣」展覽單元中，也特別選展了在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設廳的《臺灣府噶瑪蘭廳志》（圖六）以及大紅綾本滿文《大清宗睿皇帝實錄》，說明現今宜蘭地區在建廳設治前由於人口日漸聚集，成為賊匪覬覦之地，海盜蔡牽與朱潰（一七四九～一八〇八）多次侵擾；設治後清廷派官兵駐守，保障了地方安全，也妥善協調了原住民噶瑪蘭人、入墾的岸裡社人及沿山的泰雅族人等各族群間和平共處，選展的福州將軍賽沖阿（？～一八二八）〈奏為查明臺灣內山蛤仔爛番埔開墾情形酌籌辦理恭摺具奏摺〉及福建臺灣鎮總兵武隆阿（？～一八三一）等〈奏聞社番畏服地方寧謐摺〉即有詳細描



圖10 清 嘉慶 金鑲黃碧璽吉服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嘉慶 東珠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仁宗嘉慶皇帝46歲肖像 《御製文初集》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登基），認為他「仁孝端醇，克肩重任」，遂傳位於他；至於突然崩逝，根據〈遺詔〉描述：「朕體素壯，未嘗疾病，雖逾六旬，登陟川原，不覺其勞。此次蹕途，偶感喝暑，昨仍策馬過廣仁嶺，迨抵山莊，覺痰氣上壅，至夕益甚，恐弗克瘳。」以遺詔說明死因。

《嘉慶御製詩文集》中，留下皇帝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六、五十二、及五十六歲畫像（圖九），並特向瀋陽故宮博物院借來嘉慶御用明〈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見本期頁三六），配合院藏〈金鑲黃碧璽吉服帶〉（圖十）及〈東珠朝珠〉（圖十一）等清仁宗遺存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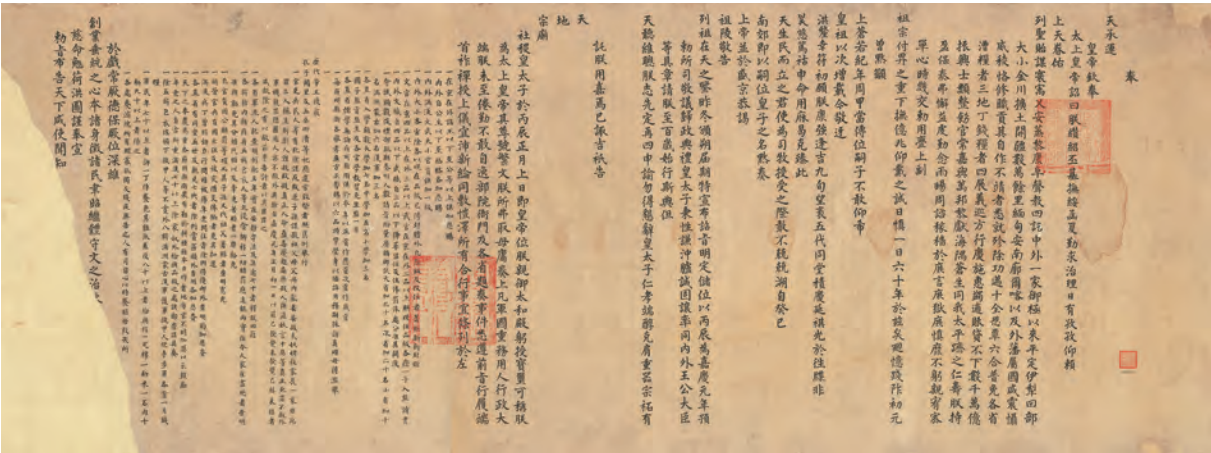


圖7 〈太上皇帝傳位詔書〉 嘉慶元年正月初1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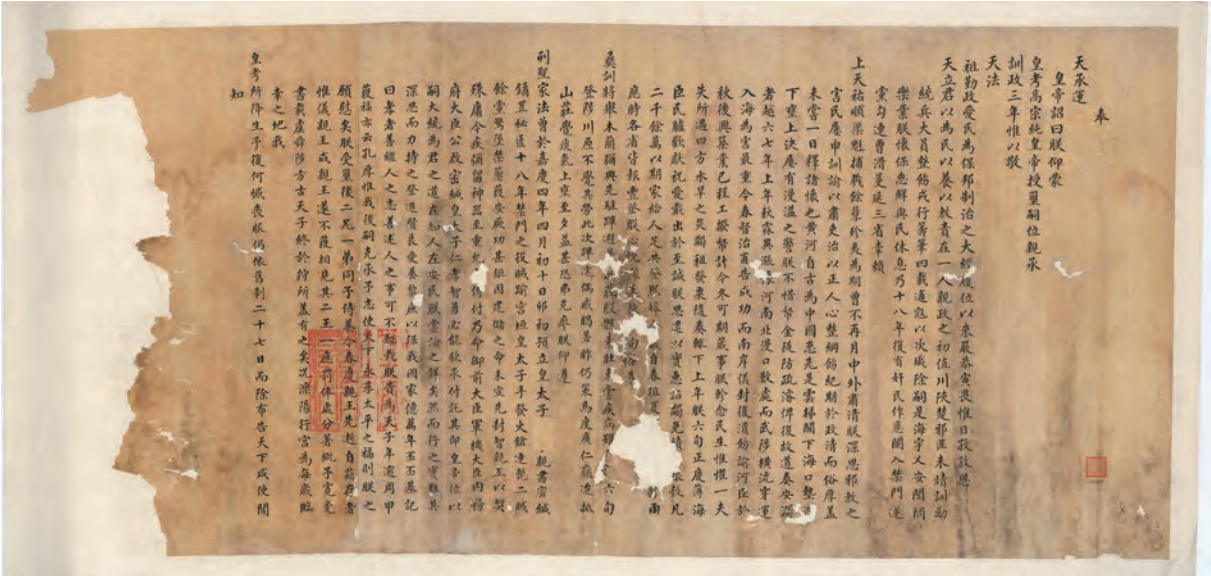


圖8 〈嘉慶皇帝遺詔〉 嘉慶25年7月25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述。嘉慶皇帝也裁定了噶瑪蘭童生入學及業儒者考試等問題，這些德政應都有助於臺灣鄉親對嘉慶皇帝的好感。嘉慶朝官修《欽定大清會典圖》，將〈臺灣府圖〉載入會典，反映清廷對臺灣的重視，也說明嘉慶皇帝與臺灣深厚情緣。

二、嘉慶皇帝其人

就故宮典藏而言，以歷史人物策展，涉及如何利用該人物遺留下來的相關文物詮釋其人。嘉慶皇帝顥琰（一七六〇～一八二〇）是清高宗十五子，生母魏佳氏，漢人，在滿族貴胄的社會裡，地位不高，沒有特殊背景，清高宗為何傳位於庶出排行又後的顥琰呢？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清仁宗行抵熱河避暑山莊，前後未及一日便得病賓天，稗官野史雖有各種說法，故宮策展人認為應回歸正史，特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商借〈太上皇傳位詔書〉（圖七）及〈嘉慶皇帝遺詔〉（圖八），以原始檔案所載還原歷史，顥琰能繼承皇位，是經過皇父乾隆超過二十年的觀察（十四歲被密定為儲君，三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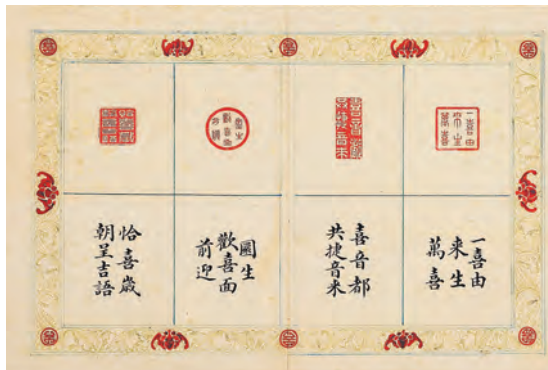


圖15 清 嘉慶 御製詩碧玉三鑲如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清 董誥 《寶章集喜》印譜並套印二十四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清 嘉慶 青玉蓋碗 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嘉慶 繼德堂詩 清仁宗《御製詩餘集》卷4 清道光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壽山石「皇十五子、竹素園」連珠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用物，讓觀眾認識嘉慶皇帝御容穿帶。〈「皇十五子」、「竹素園」連珠印〉（圖十二）；《御製文初集》中所鈐「勤學好問」、「存誠主敬」及「清心抒妙理」三枚讀書閒章，及借自民間收藏的〈碧玉盤螭鈕璽「所寶惟賢」、「嘉慶御筆」、「所其無逸」寶璽印組〉，點出他從皇子學習

時期到天子執政後的心志寫照。其中「清心抒妙理」閒章，說明嘉慶是一位喜愛寫作的皇帝，他的詩文產量僅

次於皇父乾隆，策展人選展了他皇子時期《味餘書室全集》，特別展開〈序〉言：「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幼而習，長而行，安身立命之處，必應以經書為標準。我朝龍興遼瀋國語騎射，誠為最要根本，固應億萬禩敬承勿懈。」綜觀嘉慶一生，大致也本此原則安身立命，治理天下。策展人另選展《御製文餘集》中的〈五箴有序〉及《繼德堂詩》，前者說明與帝師朱珪（一七三一—一八〇六）間的師徒情深；後者是嘉慶死前最後作品，詩云：「聖德實難繼，邦家未協和；心先去虛偽，事自少差訛。庭訓時尋繹，壁經日琢磨；厚恩未由報，駒隙廿年過。」（圖十三）感慨親政二十年，如白駒過隙，轉瞬飛逝，祖宗德業，先皇厚恩，未報難繼。詩成後不久，清仁宗突然病逝熱河避暑山莊。史家對嘉慶之死有不同解讀，策展人鄭永昌先生閱《繼德堂詩》提出：「詩中透露其死前內心壓力與情緒波動，是否引發其猝死原因？這首詩，或能提供一些解答。」

嘉慶元年（一七九五）元旦，



圖20 日本僧海嵩 畫善財五十三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做為君主的日常生活品味。

三、宮廷收藏與藝術

嘉慶四年（一七九八）五月，清仁宗親政後不久，即頒布諭旨，除朝廷日用必需之物，嚴禁大臣進呈貢品，舉凡銅器、瓷器、書畫、掛屏、鐘錶、玻璃、珍玩，即便是尋常年節慶典臣子貫例進呈「如意」請安賀節等物，一律嚴禁。嘉慶強調自己不愛奢靡，崇尚儉樸，非矯情虛飾，

實天性使然；他批評西洋鐘錶用以考察時間，小民從無此物，何曾顛倒日夜？禁止進呈。他說到做到，將不聽令繼續進貢官員治以革職重罪。因此，嘉慶朝的宮廷收藏，特別是古書畫來源，許多是來自他整肅吏治所得。嘉慶朝最為後人津津樂道的政績是肅貪，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饱」，反映在嘉慶朝的宮廷收藏中，確實有許多古字畫來自肅貪抄家所得。例如第三單元選展的唐楊昇〈畫山水〉（圖十八）及〈宋拓寶晉齋黃庭經〉（圖十九），原是江西巡撫陳淮（一七三一～一八一〇）家中舊藏；〈宋拓周孝侯廟碑〉、日本僧海嵩〈畫善財五十三參〉（圖二十）及明李流芳〈山水寫生〉（圖二一）等則是湖廣總督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舊藏。策展人之一何炎泉撰〈成就《石渠寶笈》三編的三次抄家：陳淮、和珅、畢沅〉，論述嘉慶朝通過這三次抄家，完成清宮古書畫收藏的最後一塊拼圖。

在識人、用人與論人的觀點上，嘉慶也有別於皇父乾隆。清高宗受儒



圖19 宋 拓寶晉齋黃庭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清 嘉慶 白玉鳳首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高宗舉行了隆重的傳位大典，大學士董誥（一七四〇～一八一八）為祝賀嘉慶登基，特集乾隆御製詩中帶「喜」字句，製作成〈「寶章集喜」印譜並套印二十四方〉（圖十四），闡述清高宗「禪位」與仁宗登基大典的喜氣。嘉慶一生崇尚儉樸，本單元共陳設了三十件文物，介紹嘉慶其人，除詔書、御製詩文集、肖像、穿帶、印璽外，一柄〈御製詩碧玉三鑲如意〉（圖十五）、一對〈青玉蓋碗〉（圖十六）及一把〈白玉鳳首壺〉（圖十七），樸素中盡顯玉質的溫潤清透，正可說明清仁宗尚樸性格



圖18 《欽定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載錄之唐楊昇〈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清 董誥 畫綺序舒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清 董誥 畫履端紀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別於前朝之處，也是本展覽努力尋覓嘉慶風格之所在。

至於嘉慶朝宮廷藝術製作，雖無可避免地受到乾隆朝的影響，在院畫、器物、君臣唱和及機暇怡情製作上，明顯地傳承了前朝的做法，但又處處反映出當朝天子的喜惡與個性。例如前文提到嘉慶皇帝酷愛吟詠

撰文，除出版大量詩文集外，也留下了與詞臣及院畫家的共同創作，選展的〈畫綺序舒芳〉、〈畫履端紀麗〉及〈御製「萬春集慶」五色畫錠〉，均是嘉慶皇帝與乾嘉兩朝大學士詞臣畫家董誥的共同創作。〈畫綺序舒芳〉（圖二四）董誥畫四季花卉，嘉慶一一題詠，末開詩云：「春長共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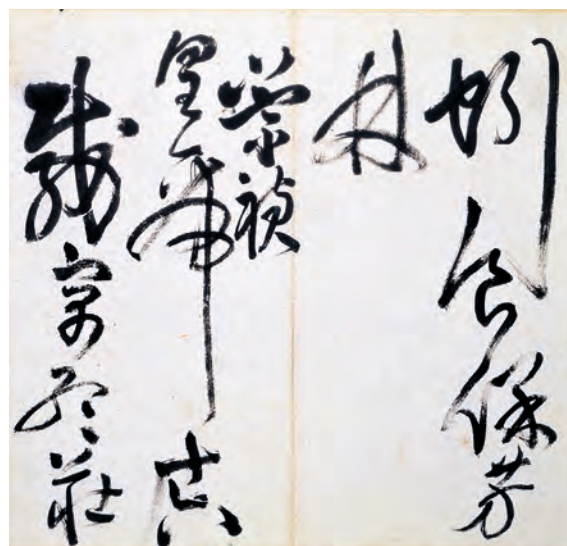


圖22 清 王鐸 書詩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明 李流芳 山水寫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家「忠臣不事二主」思想影響，對原仕明朝後效忠清朝的清初開國功臣予

以貶抑，認為他們即便對大清開國有功，在為人臣的品德上是有缺失的，



圖23 清彭元瑞等奉敕編 《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 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將這些人物稱為「貳臣」，並創設國史〈貳臣傳〉體例，因此見載於《石渠寶笈》的清宮舊藏中，鮮有「貳臣」作品。嘉慶皇帝持不同見解，雖是貳臣，就藝論藝，如明末清初大書家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的作品，重新被收錄於《欽定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王鐸，河南孟津人，明天啓二年（一六二二）進士，累擢至禮部尚書，南明東閣大學士；南明亡降清，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官復禮部尚書，兼《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卒，是一位名滿天下的大書家。策展人何炎泉特別選展王鐸草書作品〈書詩〉（圖二二），彰顯嘉慶藝術觀有別於前朝。又如乾隆朝《天祿琳瑯》清宮善本古籍舊藏，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毀於宮中一場大火，嘉慶重輯，翌年成書，收錄宋、金、元、明善本六百六十四部，編成《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圖二三），一般評論後編較前編更佳，說明了嘉慶皇帝雖踵繼乾隆的做法，但也注入了自己的思維，這就是嘉慶朝鑑藏有



圖28 清 劉權之 畫泰運宜韶 松心承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清 馮寧 畫賞叶瑤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君臣唱和聯吟，其樂融融，嘉慶在御題詩中明言：「珍禽偶集烏足異，疇咨宵旰心所希，賢才為寶豐年瑞」，

正是他「所寶惟賢」的用人原則。〈群臣贊御馬圖〉說明嘉慶重視滿族騎射傳統文化，延續乾隆朝為名駒留下寫真的做法。乾嘉兩朝製作工藝不同處，誠如策展人邱士華所言，嘉慶朝刻意縮小畫幅，以冊頁呈現，與乾隆朝的巨幅卷軸有所不同；嘉慶朝也少見大器製作，這或許正是嘉慶儉樸、厚生、無逸的做法。

在「宮廷收藏與藝術」單元中，策展人選展了四十七件文物，包括書畫、百什件、玉器、瓷器等，以實物呈現嘉慶皇帝的藝術品味。策展團隊總結了嘉慶的藝術風格曰：「嘉慶皇帝在面對前朝繽紛絢麗的藝術成就時，透過特定製作類型的揀擇，重新界定宮廷收藏與藝術的特色與目標。嘉慶朝君臣極具意識地降低吟詠玩味

長春澤，長祝春暉億萬斯」，是為太上皇祝壽之作；〈畫履端紀麗〉（圖二五）董誥畫上元佳節即景，嘉慶又逐一題詠，未開詩云：「慶溢上元節，歡騰不夜城；梅開新錦綉，燈放大光明。從俗還崇儉，敷恩本厚生；授時資變理，拈筆若天成。」詩文創作中不忘宣達「崇儉厚生」的治國理

想，自誇有「拈筆成詩」的才情；董誥〈萬春集慶〉冊頁創作於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十四年（一八〇九）御製為白、藍、紅、黃、綠五色畫錠，一面刻嘉慶御題詩，一面擷取董誥繪圖，布局巧妙，模刻細膩，是嘉慶朝製墨工藝代表作。（圖二六）選展作品中另有黃鉞〈畫蘇豐協象〉

之（不詳）、戴衢亨（一七五五～一八一）、英和（一七七一一～一八四〇）、趙秉冲（一七五七～一八一四）、黃鉞依韻和唱，再由趙秉冲敬書，完成〈畫賞叶瑤精〉冊頁製作。〈瑞表金英〉製作方式亦同，歌頌的是墨龍江將軍所進白雉鳥，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歲末年初，



圖27 清 黃鉞 畫蘇豐協象 五雲獻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清 嘉慶 御製「萬春集慶」五色畫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七）及〈劉權之畫泰運宜韶〉（圖二八）同樣是君臣合作，再再說明了嘉慶酷愛賦詩吟詠，正是「文以載道，詩以言志」表現，畫冊中所見題詠，雖多是吉祥話語，也正是君王期盼的「金甌永固、玉燭長調」承平景象。



圖31 清 群臣贊御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風，在鑑賞整理與編輯出版上，他雖踵繼了前朝做法，也極具意識地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與作為，從藝術、文學到典章制度的編纂上，不但修補了前朝闕遺，也有所創新，總結了大清盛世在文化事業上成就；他節制了自身的逸樂玩賞，期待宮廷藝術與君王治

時的逸樂色彩，進取並期待宮廷藝術更緊密貼切地展露君王孜孜求治的決心，正是嘉慶皇帝追求『所其無逸』的藝術風格」。

結論

傳說，是歷史文化發展的折射，形成過程與地域社會人文生活有關，「嘉慶君遊臺灣」這則民間傳說起



圖30 清 程琳 瑞表金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道相輔相承。最後一單元則以史冊檔案，細數嘉慶皇帝重要政績，他親政之初，打擊貪官，整頓吏治，御筆親批：「朕可欺，天不可欺，理可信，利不可貪，況億兆生命所繫，豈無報應乎？」、「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窮黎雖易虐，皇天本無親」等硃諭，至今讀來仍大快人心；他展現無比的魄力，在乾隆駕崩的第二天，便著手整治權臣和坤，肅貪打奢，整頓吏治；所寶惟賢，仁厚勤勉，是他為人君追求的目標；在他任內平定了三省白蓮教亂事及苗民起事，穩住了江山，安定了地方；他打造同安船，改革綠營海軍，重用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與浙江提督邱良功，剿滅大海盜蔡牽，帶來東南沿海近三十年較安定洋面；他整治了直隸永定河，確保京師免除惡水威脅等，證之於歷史檔案，他留心民模，孜孜圖治，策展人鄭永昌以「安內靖亂」四字，總結了嘉慶皇帝在位二十五年的政績。

「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大展」是故宮繼康、雍、乾三帝後

源於何時已不可考，見諸文字記載可溯源自臺灣日本殖民時代的採訪報導，其後發展成章回小說，影響渲染力隨之快速漫延。在「嘉慶君與臺灣」展覽單元中，分傳說與歷史雙線鋪陳，選展報章雜誌、小說文本、黑膠唱片與錄音帶等，以實物呈現這則民間傳說如何發展成家諭戶曉的傳唱戲曲與電視影集；歷史部分則還原嘉慶皇帝與臺灣的深厚情緣，呈現他與王得祿的君臣關係、剿滅了危害臺灣海域平靜的大海盜蔡牽、噶瑪蘭開埠建廳設治，以及嘉慶時期對臺灣政經社會與文化教育等施政。第二單元從人本出發，以嘉慶皇帝權位來源（太上皇帝傳位詔書）拉開序幕，展陳紀錄他進德修業及情感寄託的詩文集，御用過的袍服寶璽及各式器用，他的賓天詔書，以及他的肖像與詳載一生的《本紀》與《實錄》等，介紹其人。第三、四兩單元，介紹嘉慶一朝如何承繼康雍乾三位帝王在藝術與文化輝煌成就下而有所延續與創新，清仁宗無可避免地受到父祖輩的影響，在書畫、器物製作上延續了乾隆朝遺

又一次以一位君王為主軸策劃的大型展覽，由於盛清三朝各方面的成就掩蓋了清代其他王朝，以致典藏清宮文物最豐富的兩岸故宮，從未思考以乾隆後其他王朝策展。本展的出現，完全因故宮南部院區的開幕，希望扣合著傳說以嘉慶朝文物策展，更貼近鄉親。俗語說：「天下事無巧不成書」，傳說中嘉慶皇帝為太子時登臨過座落舊嘉義地區的太子樓已不復存在，但以典藏清宮文物為主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卻選址落腳於傳說源頭地嘉義，歷史的因緣巧合耐人尋味。策展團隊集合眾人之力，大膽地從正面詮釋這位站在大清王朝由盛轉衰關鍵時期的君王，看他如何努力匡時杜弊，穩住由盛轉衰的國勢，以及他與臺灣深厚的情源。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

徵引及參考文獻

馮明珠、陳龍貴主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大展圖錄》，陳捷先，《嘉慶皇帝與臺灣》，定宜庄、梁志忠編著，《嘉慶皇帝軼事》。